

6.1 /

细

于光远散论

雨

随笔集萃

闲

广州出版社

花

细

“

细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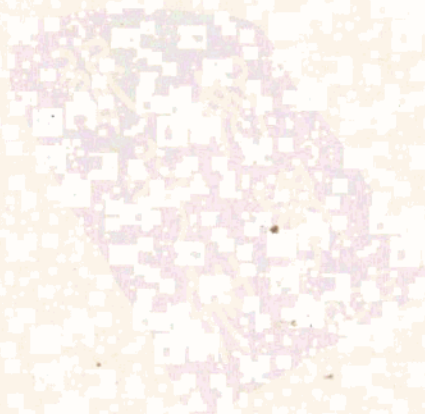
于光远散论随笔集萃

闲

闲

花

落



粤新登字 16 号

责任编辑 黎小江 甘谦

封面设计 张永齐

书 名	细雨闲花
作 者	于光远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印 刷	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印刷厂 广州市滨江东路 500 号
规 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53 千字 19.5 印张
版 次	1996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次	1997 年 9 月第 2 次
印 数	3001 - 6000 册
书 号	ISBN 7 - 80592 - 459 - 7/I·146
定 价	29.00 元

雨

看 不 见



花

无 声 ”

目 录

前言.....	(1)
科学有险阻 苦战能过关.....	(4)
“颂穷”还是“送穷”.....	(7)
北京图书馆和饲料工业.....	(9)
似乎太理想主义了些	(11)
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	(13)
一则售房广告引发了一个重要的思想	(15)
一张三个报头的报纸	(17)
第三次访问布达佩斯	(19)
一封给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建议信	(23)
访问墨西哥的两个联邦政府机构后所想到的	(25)
权力机构臃肿庞大 智力机构薄弱残缺	(27)
“减法”和“加法”	(29)
关于农村改革的两个故事和想说的三句话	(31)
“这一拨人是赞成还是反对包产到户?”.....	(34)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	(36)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个提法能不能成立	(39)
不要看成一回事	(42)
二项式定理和中国的开放	(44)
我们的干部现在还只懂得“工农业总产值”	(46)
“人均增百”——一个好提法	(48)
关于战略目标问题给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封信	(50)
由温州谈到“一制多式”	(53)
经济特区的“特”与“不特”	(58)
南方经济的使命	(60)
走向大开放	(65)
“四”字形战略	(67)
岗南水库归来	(69)
湖南之行观感	(73)
祝愿绍兴的水乡林业能够发展起来	(81)
游武夷有感	(83)
汛期——我也不再能安睡	(85)
“圣柳”与小水厄	(88)
致鱼卡——冷湖段从事养路工作的同志们	(91)
西双版纳小和尚何其多	(93)
政治上的先进分子也应该是文化上的先进分子	(96)
河西、定西归来	(98)
在这里水窖就是最重要的财富	(102)
雨量充沛地区居民用水问题	(105)

山区居民用水——意大利、定西、武陵山区·····	(108)
谁有权在地图上抹掉一个湖泊·····	(111)
白洋淀存乎? 废乎? ·····	(113)
从塞车之苦说起·····	(117)
展望文化中心北京·····	(119)
给海淀区同志的一封信·····	(124)
五十年后重访梧州·····	(127)
孔望山和花果山·····	(130)
义乌小商品市场·····	(133)
新昌大佛寺观光归来·····	(135)
日照这个新兴城市的建设·····	(139)
在贵阳海花园产生的一个想法·····	(141)
西安旅游事业·····	(145)
对崂山旅游的思考·····	(150)
杭州金华间的公路·····	(154)
黄山开发·····	(157)
停在 1963 年 7 月 26 日 5 点 17 分的一座大钟 ·····	(162)
合同法与“关系学”·····	(164)
多瑙河·铁门·农村博物馆·林中空地 ·····	(166)
在千岁川想冲江水库·····	(168)
北海道林业的一点情况·····	(170)
墨西哥的壁画·····	(173)
城市发展计划走在世界前列·····	(175)
西班牙审计法院·····	(178)

在阿尔梅里亚的八小时·····	(181)
西班牙的一个养猪合作社·····	(187)
我认识这样一位意大利青年·····	(191)
跨在铁道线上的四星级宾馆·····	(194)
在这里启发了我重视牙文化·····	(197)
马六甲和中国的历史关系·····	(199)
强调经营·····	(202)
要常问：“合理还是不合理？”·····	(204)
寄语企业家(二则)·····	(205)
为企业家说话 对企业家说话·····	(207)
向企业家进一言·····	(209)
服务好是立身处世的基本功·····	(213)
服务与产品之间的一种替代·····	(215)
有钱才能办事·····	(217)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还是想办多少事找多少钱·····	(220)
借用一段古话来讲关于办事和钱的关系·····	(222)
“皮包公司”与利用社会资金·····	(224)
风险和保险·····	(225)
此“保”与彼“保”·····	(227)
北京也应搞一条“新产品叫卖街”·····	(228)
一、二、三、四、五·····	(230)
自主权·自主钱·自主意识·自主行动·····	(232)
思想开路、人才决定、组织保证、金钱后盾·····	(235)
宏愿·····	(237)

力求实现协调发展·····	(241)
“保护生态平衡”这句话不科学·····	(246)
“生态环境”这个词也不科学·····	(247)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252)
中国至少要有成千上万个生态设计师·····	(255)
冬天里的阳光·····	(257)
灾害性的未来研究与灾害的现实(附注)·····	(260)
减灾与发展·····	(264)
全面理解国土资源开发问题·····	(267)
庭院利用的科学·····	(270)
从牙文化到马克思主义·····	(274)
生活的科学 科学的生活·····	(276)
生活方式中的“喜新厌旧”·····	(278)
略谈“餐桌经济学”·····	(281)
建议在北京办一个红餐馆·····	(284)
建立十字形烹饪系统·····	(287)
四价论·····	(289)
对美容赞一辞·····	(293)
和西班牙旅游部长的一次谈话·····	(294)
旅游与旅业基本特点基本任务·····	(297)
令人高兴的消息·····	(303)
休闲游乐中的六结合方针·····	(306)

到城外度假去·····	(307)
我怎么研究起旅游来·····	(309)
道具仓库和民俗学博物馆·····	(313)
为《徐力群摄影画册》写的序·····	(316)
我赞成你们这样一个创举·····	(318)
你们要志在四方·····	(320)
要重视能力的培养·····	(323)
智力要靠自己开发·····	(326)
读书为了自己长进·····	(328)
培育二十一世纪人·····	(330)
我对研究生写毕业论文的要求·····	(333)
给研究生的关于深入浅出的两封信·····	(338)
导师与研究生之间·····	(340)
我想试着招若干“通信弟子”·····	(342)
对“讨论”的讨论·····	(346)
两道思考题·····	(350)
一个“不论” 三个“都”·····	(352)
干部智力开发是当务之急·····	(355)
关于“儿童智力早期开发问题”的一封信·····	(359)
儿童玩具小论·····	(362)
对文摘的要求：一全二精·····	(364)
大系统 小知识·····	(366)
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学·····	(368)

用一个小故事讲一个大道理·····	(370)
伟大的时代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小说·····	(372)
上帝厌恶真空·····	(375)
我为什么写小文章·····	(378)
请求·····	(379)
春节和春·····	(382)
讲一点我在编书中的“创造”·····	(384)
《常用图形符号辞典》序·····	(389)
《改革没有浪漫曲》序·····	(393)
朋友们的书·····	(396)
《思维的年轮》序·····	(403)
也许只能写成这个样子·····	(405)
九年前出版的一本书——《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	(407)
关于《二十岁前》·····	(414)
《窗外的石榴花》编后记·····	(417)
奇文《意念论》·····	(420)
我收到这样一封信·····	(423)
奇怪的逻辑·····	(425)
值得重视的一个消极文化现象·····	(429)
发人深思的笑话·····	(436)
对消极文化要积极抵制·····	(440)
谈谈《新华字典》(二则)·····	(443)
同台演出·····	(447)
科学地处理家庭关系 科学地对待子女·····	(450)

有关家庭问题的两件往事·····	(456)
再谈家庭问题·····	(459)
深入全面研究家庭问题·····	(461)
妇女与中国当代社会生活方式·····	(463)
两代人思想感情上差距的一个数学公式·····	(465)
多为老年人设想·····	(469)
将这份孝心献给天下父母·····	(472)
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474)
念新经 走新路·····	(479)
“开来”可成“学” “继往”不为“圣”·····	(481)
新产品——这也是一种哲学教材·····	(482)
不必把“怀疑一切”改译成“思考一切”·····	(483)
学术自由也包括批评自由·····	(485)
不应该随意把“宽松”改为“团结”·····	(487)
我主张把“检讨”换成“反省”·····	(490)
提倡做到十二个“开”字·····	(492)
理想·····	(494)
还是多一点“机会”主义为好·····	(496)
尺·寸·分·····	(498)
“八字”·····	(499)
讲道理·····	(501)
一字师·····	(502)
先信而后求 X ·····	(505)
开脑筋和换脑筋·····	(507)

“骑虱和老虎”之外.....	(509)
空欢喜：错听东阳为东洋.....	(511)
清华大礼堂一二·九运动.....	(515)
忆广州鲁迅逝世纪念会.....	(517)
抗战爆发后第廿一天我的故事.....	(522)
几乎忘记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527)
抗战初期在武汉的日子.....	(530)
对抗战建国协进会成立会的回忆.....	(533)
第一次到长沙.....	(537)
过贵州.....	(545)
“学聪明日记”.....	(548)
怀念“读书会” 组织“读书会”.....	(551)
介绍一个“消费合作社”.....	(556)
徐老是个老青年.....	(559)
我在抗日战争胜利日那一天.....	(562)
“于光远吆，在延安时候就是我的老对头吆！”.....	(564)
当礼炮鸣响的时候.....	(568)
建国初期的政治课和后来的政治课马克思主义.....	(571)
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	(574)
毛泽东对基本粒子可分的关心.....	(578)
退居二线后的一年半.....	(580)
“我在首都公共汽车公司工作”.....	(583)
今天是我七十岁生日.....	(584)

一个强者也离不开别人对他的支持.....	(587)
今天我过生日.....	(589)
给 Jochen Noth 先生的信.....	(591)
写在《自勉三十八篇》后的一段给胡耀邦的话.....	(593)
我是这个墙报的受教育者.....	(594)
给僑友蒋一苇的信.....	(595)
为《社会科学家自叙典故》写.....	(597)
错怪了出版社.....	(602)
《古稀手记》引言.....	(604)
第九封贺年信.....	(606)
请看我的五张照片.....	(608)
第十封贺年信.....	(610)
后记.....	(612)

前言

去年七月，湖南出版社出了我一本《思维的年轮（1977—1995）》。现在这本书，在时间的跨度上同那一本完全相同。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在同一个时间开始编的，只是各有所分工。前一本书采取编年的方法，把十八年中表现在文章或讲话记录中本人最主要的思想行动，用简介、摘要的形式编在一起（只有本来就是很短的文字收入了全文）。目的是向读者介绍这十八年中自己主要活动的一个轮廓。《思维的年轮》这个题目和它的内容是很贴切的。现在这本书则是从同一个时期写的随笔散论中挑选出一部分来编在一起的。它们当然也反映出我的思想和行动。但是选择的标准是它们有没有比较大的“可读性”。编排也就不采取编年的方法，而是大体上分成若干类。而且在这本书中收入的都是全文，当然，收入的仍限于很短的文章。

我这十八年写的文章真不算少。1986年朋友们举行了一个关于我从事学术工作五十年的活动。那时人民出版社印了一本相当厚的《于光远著作目录》。十年过去了，我又写了不少。但是一本书的内容时间跨度这么长的，只有《思维的年轮》和这一本。还有一部多卷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

部分探索》，从第一卷到第六卷，收入的文章是从1956年到1994年的三十九年，它的时间跨度更长。但其中全都是科学论文，而且限于抽象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它的篇幅很大，将近三百万字。它同这两本书的情况很不一样。别的专著和文集就只收入比较短的时期的作品了。因此我把这两部书视作这十八年本人思考与实践活动的—个结集。对自己研究本人这十八年的思想进程来说，这两本书可以使我获得了很大的方便。对别人来说，也提供了研究我的一些资料。不过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本并不那么完全，近年来出版了我一本超短文集《碎思集》，还有一本散文集《古稀手记》，现在正在编第二本散文集《窗外的石榴花》和其他文集。为了避免重复，有不少从体裁和内容来说本来应该选入的文章只好放弃。

希望读者们能喜欢这本书中若干篇文章。我并不奢望多数文章被喜欢。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各人的口味不同。而且收入此书的文章，它的内容和文字有比较好—些的和差—些的。因此只要有若干篇受欢迎，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本书的书名我一直想不好。为一本书起—个好书名不容易。为这本书起书名，似乎更不容易。—个好书名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这个道理我不是不知道。同时我也明白写文章是创作，起—个好书名也应该视作创作。我没有这个本事。

不久前，我与作家协会的郑仲宾同志谈起这本书的书名的事。他说，他很喜欢唐代诗人刘长卿的《送严士元》中的两句诗：“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我这本书收入的都是些小文章，不知“闲花”“细雨”这样的词是否用得上。我找出《唐诗鉴赏词典》翻了一下，觉得它用—连串“景语”来叙事抒情，诗意甚浓。诗的原意是写作者和严士

元相见又别离的复杂的友情，与我写的这些随笔散论似乎无关。可是我从中得到一种启发。我在写收入这本书里的每篇文章时，都希望它们能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对社会的进步、祖国的建设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也看到它们的作用甚小，犹如“看不见”的“细雨”，“听无声”的“闲花”。为此我也曾有过一些不满足的情绪。但转念一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生产决定社会的发展，而整个政治与法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毕竟有限，何况只是一些文章？况且世界历史的发展，虽然有时如狂风骤雨，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更多的时候，社会不也是在“看不见”“听无声”中，排除种种阻碍，顽强、坚定地前进吗？

想到这一点，我也就乐意把这些“细雨”“闲花”呈奉给亲爱的读者们。